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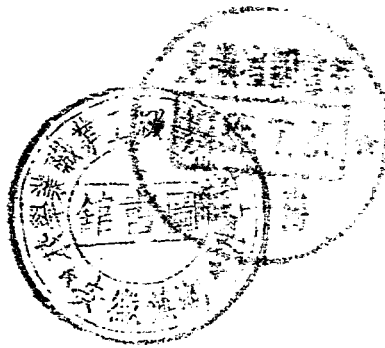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法蘭西文學

袁昌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042800

法蘭西文學

袁昌英著

百科小叢書

法蘭西文學

目次

第一章	概論	一
第二章	詩詞	一五
第三章	戲曲	二九
第四章	散文	三五
參考書		

法蘭西文學

第一章 概論

羅馬大帝國衰亡，哥爾（Gaul）之壞壁頽垣中，有法蘭西民族樹立。其文學隨民族發展之運俱進，浸假而占得其世界的地位。

法蘭西民族之組成，原因深遠複雜，未可以一二言概述，惟其文學則反乎是。溯其來源，出自臘丁，毫未受他種文字之影響與摻雜。是以其源純一，其流清明，不似其他國文之構造複雜，便於奇幻神妙之筆。然其簡潔明瞭而有法度，則遠出他國文之上，此有法蘭西文學史以來，蓋已然矣。

文學者，所以代表一民族一時代之精神，意志及其生活之狀態者也。質言之，文學者所以度量一國文化程度之高低者也。是故一國之文學於其文化之進程有莫大之關係。徵之法蘭西文學，斯

言更信。蓋法蘭西文化，依據進化之原則，自有秩序之可徵。然其潮流之起伏，莫可端倪。時或洶湧澎湃，震驚全宇，時或幽閑貞靜，平易近人。此其爲象，迥非臆測，實有具體之例，可以證明。當法蘭西大革命之際，法人之豐功偉烈，震於全歐，此其文化發展之時也。露易十四，雄霸一時，國家殷富，文物盛興，乃其文化閑靜之時也。文化進行之狀態，既若斯之變異，文學亦若是耳。今先就其歷史上之變態，將法蘭西文學，分爲七期，略加討論，而後綜爲詩詞，戲曲，散文三類，詳述之如後。

第一期 中世紀

中世紀之文學，始於十一世紀詠頌英雄偉跡之歌，而終於十六世紀之文藝復興。此五百載之中，歐洲文化，尙極幼稚，實在蒙昧混沌時代。其時人類之思想才力，專趨向於一途。信仰天神，爲萬民生活之中樞。是以偉大禮拜堂之創建也，十字軍之遠征也，英雄偉跡之詩歌也，咸基於此宗教之束縛。時在封建制度之下，諸侯專政，干戈相尋，生民塗炭。精神之生活，美觀之社會，自無從道，然際此紛擾擾之秋，法蘭西民族之勢力潛滋暗長，文學亦漸斐然而成章焉。

此種原始文學，全屬土產。惟其材料自非別無假借。如不列顛之神話，不落汪士之故事及往古

東方之傳奇，自各有其相當之勢力。惟其勢力祇限於材料之供給，而不及於藝術之方面也。雖然，此種原始文學，豈有多大藝術之可言？詩中雖不無美麗之處，然多發自天然，無取乎人工之雕琢，且當時之人，不識時代之變遷，缺乏歷史的眼光，好以當時之形象，表示往古之人事，對於神祕不可思議之古跡，輒以其所親見之現象描寫之。其簡單樸實之頭腦，固未能想到歷史之果然符合否也。中世文學有名之著作，詩詞則有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薔薇花傳（*Roman de la Rose*）及威郎（*Villon*）之抒情詩，散文則有威羅哈都安（*Villehardouin*），桑威爾（*Joinville*）及康憫（*Comines*）之史傳。

第三期 文藝復興

中世紀之空氣，沉悶鬱結，不堪設想。惟一入十六世紀，則時代精神，煥然一新，學術上頓呈銳進氣勢。溯其最大原因，莫如古文之輸入西歐。希臘之市府國家，羅馬之典章制度，以及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之富強，皆有莫相當之貢獻。蓋前者示以文化之軌範，後者與以發展之機緣。夫自羅馬帝國傾頹以後，古希臘，丁之美滿文化，大都同歸於盡，迨東羅馬帝國成立，少數文人挾其所學，避難

東遊。古文化未盡殄滅於蠻族之手者，職此故也。至十五世紀末，歐洲文化，又生動搖。回教徒勢力膨脹，日事西征，土耳其人佔取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瓦解。由是保存古學之文人，又非荷籍西歸不可。古希臘臘丁文化之影響西歐，蓋自此始。

壯麗之古文化，豐富之文學，開拓之思想，從泥土之中，流傳於學術思想界，獲最後發展之機會。而與人類以善良之影響，誠不幸中之大幸也。歐人獲珍貴之遺緒，專心致力以搜羅之，成功卒著。蓋至此時，始發見光華燦爛之文化世界，爲彼等所不曾夢見。且當日之探險家，科學家，又爲人類另闢新天地。由是人心驚異，惟覺其前後上下莫不爲新空氣，新天地所籠罩。至於其父祖之世界，則漸漸退縮，莫知所之。如此震蕩劇烈之潮流影響於文學者，莫可測度。法蘭西受治於法蘭西士第一善政之下，受惠尤大。各種創作，勃然而生。而各人所謂法蘭西之近代文學亦從茲濫觴焉。以此期文學與中世紀比較，異點有二。卽藝術與思想是也。文藝復興時代之大著作家，在法蘭西文學上，可謂闢一新紀元。其所表現，首在詩詞。中世紀詩詞如威郎者，惟能隨天然之傾向，以誦美麗幽雅之詩，毫無藝術方法之可言。新詩人則不然，苦心思慮，以求達藝術上之美麗。至於思想一途則非一二言所能盡，

後文當詳論之。今一言蔽之曰，「文藝復興以前，法文祇能寫詩人之哭笑，至於思想之發揮，則猶未也。思想之發揮，純恃乎煩瑣精湛之臘丁文。蒙天尼 (Montaigne)，辣波烈 (Rabelais) 出，始以法之散文爲表示思想學問之工具。」詩詞則以馬羅 (Marot)，朗摘 (Ronsard) 爲最著。

第三期 過渡時代

自蒙天尼沒後至露易十四秉政，約有七十餘載。在此時期中，法蘭西文學之傾向，動搖不定。是爲一蛻變，趨起，而且退化之時期。惟於此躊躇莫決，互相爭鬪之潮流下，有一種美大新鮮之發展存焉。潺然前流，無時或息，幾爲人之視線所不能見。此時期者，自歷史上言之，誠爲法蘭西文學全史最關重要之時代。蓋法蘭西文學最雄偉，最有價值，而能代表古今者，咸醞釀萌芽於此期。不然，法蘭西黃金時代之文學，竟能出現與否，卽出現，不別假面目材料與否，均屬疑問也。法蘭西文學之發展程序，愈決於一種特別之態度，此種態度，在此時期中，演成之。夫苟文藝復興時代各種勇猛富饒之運動，進行不輟，則法蘭西文學，固大異於西班牙，英格蘭之文學也。博而不精，泛而寡要。有天才者出，不難媲美於沙士比亞與塞羅汪特 (Cervantes)。然此不過一方面之利益耳，於文學全體之喪失實

多。幸而此種運動，未得肆行於法國。故法蘭西文學，非特有其實質上之價值，且在歐洲文壇上特放異彩。考文藝復興潮流所以中止之故，不得不歸源於政治。法蘭西士第一之政治，頗稱穩固，惟三十年宗教戰爭一開，法蘭西人民，痛苦流離，無可告訴。逮秩序稍復，里雪留（Richelieu）秉政，文學之興趣，又從而生。然至此時，文藝復興時代之精神，久已消磨殆盡。學者又非另闢新徑不可。其結果，則新思潮，新意義，新原理，又燦然散布於文學中矣。此期詩詞，則有麻勒布（Malherbe），散文則有柏斯克（Pascal），戲曲則有康雷意（Cornelle）皆極著名。

第四期 黃金時代（或露易十四時代）

露易十四即位以後，法蘭西民族中暗昧無定之時期，突然進入壯健成熟之時期，舉凡軍事，政治，社會事業以及美術，文學，無不表現同樣之光榮。法蘭西竟一躍而取得歐洲列邦之首席，指揮一切人類之活動。後雖以軍事失敗，政本動搖，非將統一世界之大夢，完全打破不可，然其太平時代之燦爛文化，至今猶能照耀於全球，固不可一概抹殺之也。

時代環境之影響於文學者大矣。然自古至今，未有文學感受社會情況之影響若此時期之深

者。露易十四之法國，乃貴族的專制的。環繞威爾塞之華宮麗苑，奢華之習，震耀一時，與先秦之阿房宮無異。名雖謂之離宮，實則當時社會精神及理想之結晶體耳。雖然，於此光耀燦爛，號稱承平之世，隱然有黑黯無光，淒涼蕭索之地存焉。當此之時，政令橫暴，民不聊生。斯固事實，毋庸諱言者也。惟吾人不可以此抹殺露易十四時代之真象。蓋其榮華活潑之氣概，無不足以表示法蘭西民族之精神。吾人今日一遊威爾塞，覺故宮木黍之中，猶能想象其一二，猗歟盛矣。若夫全副精神，真正面目，祇可於其美麗雄偉之文學中窺之。

黃金時代之文學，形式與精神，雖均屬貴族的，然其著作家，則咸中等社會人物。凡詩人，美術家，戲曲家，散文家，無不獲露易之恩眷，為貴族社會謀歡樂。彼儕雖往來於貴族之中，然因非其中之主人也。是故彼儕之著作於文學上特有貢獻，既能映射時代社會之美景，復能免除貴族文學膚淺之弊。非特此也，其心理上根基之堅固，藝術上伎倆之精良，亦非他時代所能及。故此種出品雖專為清閒無事之人而作，而其實際價值已因作者由眼光之銳利及思想之周到增高其度矣。

露易十四之時，貴族最遭寵遇。然實握政權者，非貴族也。實握政權者，率為一二有力之中等社

會人物。貴族不過坐享其成而已。此事影響於文學特大。昔日之軍事活動，政治意趣，今已渙然消滅，智慮心力，僉向和平生活之途使用之，發揮之。女子勢力日益增長，盛稱爲文明社會生活之仲裁。康雷意勢力之悲戲，漸爲那先（Racine）心境之悲戲所繼承。足覘其傾向之所在矣。此時著作，貌極清雅而氣極平爽，高而不驕，明而不誇，簡而不忽，精而不僞，稱爲黃金時代之文學，不亦宜乎。雖然，凡物之極美者，莫不有其疵瑕，黃金時代之文學，亦非例外，此文學專注重明白，雅緻，簡單諸美質，盡棄其他，譬如朦朧的提醒，複雜的幻想，均足以增加文學的興趣，而黃金時代之文人避之若浼。夫過於文雅，則不足以描寫人事之真情，過於高尚，則不屑敘述細微之生活。雖然，此種弊病皆屬末期之現象，露易方與時之傑作則不如是。壯烈奇偉之人事，無不盡情表現之。至於人事中所不常見之幻想，均非其所有事。卽萬古所不能逃之疑問——死之一事——亦爲此時文學所不論。所論者目所見耳所聞之事耳。然而例外亦固有之。涓涓清水，鬱鬱叢林之中，有猛獸異禽在焉。此等特產人物目睹社會組織之不良，貧富差別之過甚，苦樂分配之不均，恆示反逆革命之旨。文學中有此，不啻於最光榮最愉快之空氣中，隱含有一種深沉幽鬱之氣概，令讀者添興不少。此期中詩人之代表有布哇羅

(Boileau) 與那芳騰 (La Fontaine) 二人。散文有波秀耳 (Bossuet) 那布魯意耳 (La Bruyère) 及那魯史佛柯 (La Rochefoucauld) 戲曲則有莫立耳 (Molière) 那先 (Racine) 諸人。

第五期 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起於露易十四，而終於法蘭西大革命。此期爲專制政治與平民政治，耶教獨尊與宗教自由，古典派盛行與羅漫主義復興之樞紐。故其重要非獨關於法蘭西，即全世界亦受莫大之影響。以文學言之，更饒意趣。蓋十八世紀所造偉大政治的及社會的變更，莫不根乎思想界之潮流。政治社會之新運動，皆一二文人首唱之而發揮之。彼等慨然以救世利民爲己任，不憚苦心焦思，從事於文藝上之宣傳。故十八世紀時代之文學與黃金時代之文學，大有差別。後者無因而來，無緣而去，幾無永久目的之可尋。其能名垂千古，勢傾一時者，徒以其含蘊美觀與美術之價值耳。十八世紀之文學，除文學本身之價值外，別有價值。蓋當時文人目擊社會之狀況，筆之於書以感動有志改革之士，使之急圖解決。能描寫實際問題，以引導人類之視線者，斯代文學最大之貢獻也。是故吾人批評

此時文學，不能專用藝術之眼光。蓋其文爲流動的，有力的。其中所主張之改革，初無甚勢力，時代愈進，氣魄愈雄，終至風行全球，無有能抵抗之者。然卽就其藝術之價值而觀之，亦不無偉大成功之處，然終遠不及其在思想界之勝利也。此文學本身之弊，在華而不實，且恆過於理性而缺乏情感之質分。其在散文中福祿特耳 (Voltaire) 可稱巨擘，其餘如斐勒郎 (Fénelon)，孟德斯鳩 (Montesquieu)，聖西門 (St. Simon) 以及哲學家塔蘭百 (D'Alembert) 等，皆一時俊彥。至於盧梭 (Rousseau) 之時，法文學又別開新面目，彼既不代表其時，又不領導之，實反異之耳。戲曲以馬立禾 (Molière) 爲最著，詩詞則雪疑爾 (André Chénier)，標芳 (Buffon) 與盧梭 漸樹羅漫主義之旗幟，至第六期而盛行焉。

第六期 羅漫主義復興時期

法蘭西之大革命也，頗若炸彈，製造燃燎之任，十八世紀之自由思想家當之，至於爆發劇烈之時，則製造者燃燎者亦同歸於盡。逮至煙消燄息，則昔日之專制政體，愚迷信仰，誠然物化不留遺跡於人世，然昔日之諸思想家之精神亦不得不借亡矣。人心經此一番極大之反動，將以前二百餘年

之風俗習慣，全然毀棄，無所忌憚。文學之基礎，因此亦大受動搖，改造之法，不取於其父兄，而必模仿其遠祖。考文藝復興以前，歐洲有所謂大羅漫主義者。十九世紀初葉之羅漫主義即中世紀幻想之復興也。觀法蘭西文學全史，吾人可發見二種傾向，爲其傑作之所由出，一爲切實精確之常識精神。散文具之，遂爲他文字所仰企而終不能及。法蘭西人民所以有批評之能力，法蘭西文學所以有寫實之精神，悉由於此。此種精神，在中世紀 Fabliaux 中已獲見之。至於今日之巴黎寫實小說，無不由此傾動而發揮者也。一爲純粹詞藻之趨向。此種文學之目的，在其美雅精緻，務以詞章之力感動人心，其他悠遠之用意非所問也。十七世紀，既以雅潔之筆描寫當代之生活，十八世紀又以批評之眼光灌輸常識於人心，於是純粹詞藻的文學均不曾措意。至十九世紀之時，人心厭倦，爭欲逃避此種物質文化，故羅漫主義因之盛行。羅漫主義之潮流在文學中更爲洶湧，體裁與方式無不受其影響。此因自然之趨勢非人力所能爲也。蓋十八世紀之文學過於常識的實際的，物極必返，自然之道也。此期中最著名詩人有那馬廳 (Lamartine)，妙則 (Alfred de Musset)，永業 (Alfred de Vigny)；散文家有沙駝不偉安 (Chateaubriand)，巴羅則克 (Balzac)，哥迪耶 (Theophile)

Gautier) 及永業等。戲曲則以老仲馬 (Dumas Père) 之著作爲最有名。許俄 (Victor Hugo) 於詩詞散文戲曲皆有偉大之貢獻，誠文學上之特別人物也。

第七期 批評時代

文學愈逼近於現代，則愈難加以公平之判斷。蓋吾人不獲時間空間之援助故也。且十九世紀下半之文學，出產異常繁多。故欲以一二概括之言論，判斷其永遠之價值，誠屬難能之事。然命此期爲批評之時期，或亦不失其當。蓋自羅漫主義盛興以來，文學多呈思想不周到，組織不精密之弊。故新運動又從而興，欲將羅漫主義廣泛雜糅之精神與黃金時代及十八世紀簡易精密之藝術調和之，使成一種完善之文學。此種運動，在散文上，特形活動。蓋羅漫主義之弊，雖各種文學皆有之，而其於散文上則更彰明較著者也。

法蘭西文學，日益發達，誠有方興未艾之氣象。近十餘年來，著者多趨寫實主義。莫柏森所謂文學應盡言真實，除真實以外應無他物，卽此主義之精粹也。噫，宇宙之間，果有所謂絕對的真實在乎？吾人之所以能窺視宇宙中之真實者，全恃乎五官之功用。五官之爲物，人各有異，故其功用各有差

別。以功用有別之五官察天地萬物之真實，所獲結果，自必不同。世有謂絕對的真實者謬矣。然則今日文學家所崇尚之真實，果爲何乎？曰：不外乎將吾人所觀察，所思慮，所研究之結果，一一照實供獻於世人而已。集多數不同之真實，互相考究，則宇宙之純真，庶幾可見其一二矣。

當寫實主義盛行之秋，歐洲大戰爭，以如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人類一切常態生活，剴然中斷之。身不加於戰線者，心亦不離乎戰事。是以有所謂戰爭文學出現。法蘭西戰爭文學，特爲豐富，蓋不特戰爭之於法蘭西民族，關係影響較甚於他民族，且於戰爭最關痛癢之比利時及文化最高深之法蘭西，瑞士皆以法文爲其發表之工具故也。法蘭西戰爭文學可分三期。第一期爲突發的各種激烈情感反動之文學。此期中以抒情，刺諷及怨望之詩詞爲最甚。蓋戰聲一鳴，情緒慌亂，滿腔熱血皆露於外矣。第二期爲追求戰事根源及討論戰事本身之文學。此時熱情傾吐漸畢，安心考求事故之所以然，故此期中以傳記爲最多。第三期爲對於戰爭之平靜的討論，考察已往之原因，量度現在之實況，而預備將來之改良者也。是以此期最饒哲學的著作。此種時期之區分自然不免間有牽強。現在巴黎之出產，大都屬於第三期。然屬於第二期者，亦尙不少。兵士既受戰事慘酷之印象，解甲以後，

又逢社會不安狀況，故現時之著作，多灰心喪志之文章。雖然，今日人心浮動，傾向複雜極矣。文學最近之將來，莫可測度。吾人祇覺其希望宏遠，人類幸福必漸增而無涯也。

第二章 詩詞

今之研究文學者，恆曰：詩詞之於文學也，發展必先於散文。此言徵之法蘭西文學史，亦極確切。蓋十二世紀之初，法詩詞如羅蘭之歌，不落汪士之抒情詩，久已徧傳歐洲，而散文則僅見於淺鄙陳腐之史傳中而已。中世紀之詩詞可分爲四類。

(一) 詠頌英雄之詩 此種詩又可分爲三種，卽查理曼帝系（或法蘭西系）、不列顛系及古代系是也。三系之中惟法蘭西系足稱詠頌英雄之名，其餘不過冒險小說之詩詞耳。不列顛系多由英國人輸入法國，專論英王阿作（Arthur）及其勇士侍臣之故事。事跡奇離，禮義彬彬，情愛殷渥，此其普通性質也。至於古代系述亞力山大之事跡者爲最有名而最重要。蓋法人所最愛重之亞力山大韻實始於茲。此韻以十二音爲一句，乃爲法詩詞中最普通之音韻，稍有法文學研究者，無不知之。後雖經種種之變更，然其精粹未改。此系雖頗重要，然其意趣頗遜於不列顛系，且其作者缺乏歷史

的觀念，其敘述亞力山大之事跡或其勇士之傳記，皆憑藉中世紀之眼光，而未嘗慮及其似真與否也。法蘭西系更較豐富，惟其最有價值而獲盛名者，首推羅蘭之歌。羅蘭爲查理曼大王寵愛之武臣。王因護持耶教之故，久征回教徒於西班牙。戰爭七載，始肯言和。而使諸臣深忌羅蘭，陰謀置之死地。王不知墮其計中，令羅蘭獨力出戰，卒令英雄暴骨於野。全詩秩序井然，描寫壯懷激烈之景，極形豪麗。此詩筆法雖不免有重複之弊，然其描寫英雄末路，極爲動人。其在法蘭西文學上之價值，不特藝術精湛，且能切實發揮法蘭西民族之精神及當日英雄之氣概。

(二)諷刺之詩 詠頌英雄之詩，僅爲愉樂封建王侯之具。至於當日之中等社會亦有其特種文學存焉。其作用不在令讀者有精神上幻想之愉快，而在將其時風俗習慣上之實事，藉一種滑稽之筆致，披露之於世，盛行一時之短篇故事名爲 *Fabliaux* 者，又如狐狸故事 (*Roman de Renart*) 皆此種文學之錚錚者。短篇故事作者率隱其姓氏。大多數爲隨意之作，並無深奧意旨之存在。惟其人之行爲，必非全善。詞意之間，恆露不滿於社會之色。社會遇之愈不良，則彼愈發洩其不滿之意見。此種粗野故事，固爲中等社會所樂聞，然即在王侯亦不忌聞之。蓋此二級之文化，初未有

彼此不可踰越之界限也。此種故事，爲數頗多。其意趣深厚者亦不少。茲錄其一以表明之。一農人慣毆其妻，妻懷恨，暗圖報復。適王女爲魚骨傷其喉，百醫莫治，遣使臣，另覓良醫。妻指其夫，自賦華佗之技，惟非痛苦之則不肯行其術。夫不耐捶楚，自誣爲醫。王女見其面目之猙獰，衣裳之襤褸，不免失笑而魚骨去矣。國人聞之，不勝奇異，由是病夫雲集。求治於農。農頗爲難。俄曰：「余欲先將諸人中病之最劇者燒之，而後用其燼以療其餘，孰病最劇，請宣言之。」羣爭言善餐無恙。王善之，償以資，而夫亦不再擊其妻矣。此種故事意在博人一笑。然其對於當日之社會，嚴加批評，老幼尊卑，咸無以逃其明銳嚴厲之視力。諷刺之術既精，而人性亦因之以彰矣。

狐狸故事爲以獸行刺人之作。狐狸與豺狼戰爭，他獸助狼敵狐。情節繁瑣，變化多端。狐狸狡獪，恆獲勝利。然有時亦受敵人之欺而敗。一日狐獲一雞，主人追喊不息。雞曰：「吾若爲汝，則答以徒叫無益，雞已在吾口中矣。」狐起脣而雞已振翼高飛矣。以狐之狡而竟受驅若此，誠可謂滑稽矣。狐狸故事之價值，不在其情節之有趣，而在其描寫之深切。夫禽獸各有其性，而狡獪莫過於狐。人而狡獪，與狐何擇焉。此種故事多諷刺當日封建制度及詠頌英雄之詩詞。黃金時代那芳騰之傑作，此爲其

先導，今日之寫實家亦皆師法此也。

(二) 學理之詩 以上之詩咸爲俗人而作。至於士大夫往往別有嗜好。詩雖不多留於世，然考之歷史不得謂爲僅一時成功者。夫當時之學問，以今日科學之眼光視之，誠無足道。然其時則亦有淵博深粹爲常人所不及解者。其種類頗豐富，其學者亦勤而不輟，足見法人研究學問之原始精神矣。此種詩詞首推薔薇花 (*Roman de la Rose*)。詩分前後二部，各出於一人之手，故其性質亦因之以各異。羅利 (*Guillaume de Lorris*) 之前部欲更新愛術 (*art of love*) 以適合於當日之貴族社會。全段乃一比喻。寫詩人夢遊愛宮。貪恨老貧監視宮門。幸遇歡迎，導之薔薇之側。羞懼妒忌監守薔薇。詩人心動，不顧理性之警戒，趨與接吻。事覺，薔薇歡迎皆被禁錮。詩人憤懣，無可如何。第二段爲蒙約翰 (*Jean de Meung*) 所續。思想材料均較前段爲豐。蒙氏將羅利貴族風雅之氣習，捐棄淨盡，而專用中世紀粗野實際之氣概出之。所有中世紀之理學學問靡不宛然表現於此著作中。蒙氏之著作以理智見尊於時。雖有時爲古習所束縛，然頗與辣波烈及福祿特耳相類。蒙氏既非藝術家，所著亦非優越，且缺方法。其能在文壇上占一位置者，實由於思想之銳進也。其敬愛自然之虔誠及

其搜羅中世紀之學問以爲平民文學唱，實文藝復興之先驅也。

(四) 抒情之詩

羅蘭之歌，薔薇之傳，皆北方沉黯空氣中之產品，南方氣候溫和，風景秀麗，抒情詩歌之產生較易。是以北方抒情詩歌猶在萌芽之際，南方已遍地絃聲矣。北方受南方之影響，亦能聞風興起。然兩方抒情詩皆不過一時之盛，隨即悄然而滅。蓋此種詩歌，純爲貴族社會之愉樂品，與平民無關，是以中等社會一握大權，卽不能存在。雖然，其在文學上之影響亦不小矣。於意大利詩人端特 (Dante) 及白提那克 (Petrarch) 之遺著中，猶可歷歷尋見其影響也。至十四世紀之秋，抒情詩歌又復出現於阿勒安 (Charles d'Orléon) 及威郎 (Villon) 之筆端。阿氏清雅而有詩才。自其在多弗 (Dover) 所作之小歌——*Dieu, qu'il la fait bon regarder, la gracieuse, bonne et belle!*——觀之，雖不能謂其人卽有深遠之思想與偉大之意志，然其憂悶，愉樂之表情，感極溫順可愛。威郎乃一放蕩無羈之寒士，竊盜逍遙，莫知所忌。造次顛沛，備嘗艱難。然在中世紀詩壇中竟稱巨擘。單人獨馬，竟將當日困憊枯焦之小歌，煥然更改，俾成爲生氣勃勃之抒情詩歌。觀「昔日之婦」約知其磊磊落落之氣概。誦 *Pendus* 之詩想見其死亡淒慘之景象。讀其寄老母詩，則其恩愛

孝敬之心又躍然現於楮墨之間。蓋其人之立言，時而善，時而惡，卒顯忠實。雖然威郎詩態之度化誠多，而仔細尋之，覺有一種特貫之精神，矚然泥而不滓者，是卽人死之後，如煙消雲散，無絲毫存在之悲觀是也。中世紀詩詞至威郎可謂已臻絕頂。曩時之沉悶至文藝復興時則已破滅無餘矣。

雖然，文藝復興與潮流之來也以漸。當其全盛之先，猶有一詩人馬羅不可不略述之。馬羅幼習詩文於其父。後獲法蘭西斯第一之寵任，爲朝廷詩官。譯述臘丁及聖經詩詞外，創作頗豐。最著者爲克勒茫庭之少年 (L'Adolescence Clémentine)。此詩敘詩人幼年之事。表情寫意，備極嬌艷，惟體近散文，不類詩歌，且不能超越流俗。馬羅之情感率由於人事細故而非由於高尚偉大之思潮。夫春光融融，花紅草綠，詩人所心賞者也，而馬羅不患自沉於時髦樂趣之鄉。深山巨澤，龍爭虎鬪，詩人所心驚者也，而馬羅則方醉心於世俗無謂之事。生於大夢方醒之潮流中，而終不能有遠大之貢獻，誠可惜也。

逮至朗摘及其同志者出，法蘭西詩詞始煥然披露文藝復興之精神。「法蘭西文學之保障及其闡揚」(La De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caise) 乃朗摘及其七星同志會 (La Pleiade) 之正式宣言書。於此可窺朗摘諸人改良法蘭西文學之手續。命題，布局，立意，皆求之

於法蘭西舊文學之外。以古希臘臘丁大著作家爲其師表，專心致力以模仿之。惟純粹翻譯及舍法文而以古文著書者，在所不許。其終極之目的，在改良法文文體；務使能表現尊嚴微妙之情感，合古文中 Theocritus 之奧妙及 Pindar 之雄偉，以造成完善之法文。凡物必任其自由發展，始能形成自然，今朗摘等用種種規律束縛法文學，而猶能產生自然美滿之詩詞者，斯亦奇矣。雖然，此係事實，莫可諱言。身雖獲帝王之寵遇而未嘗忘其少年和藹之美感，誠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令人留連不忍釋卷。苟能讀之以銳敏之興趣，誠難視爲十六世紀之古詩。朗摘之秉有斯質也，或由讀希臘臘丁文，又或由讀白提那克而來，然其受感之真源，可於其短詩中探得之。陽光清雨，方變之天，方醒之花，誠彼所愛而亦其生存景象之所寄託也。文藝復興時代之詩詞，猶有一特質焉，是爲人生快樂，易於消滅之悲觀。朗摘亦覺之——*Si périssable est toute chose née, que songes-tu, mon âme em prisonné?*——然不能叩以相當之解決。苟其稍存希望，則其希望在名垂竹帛，骨藏名山而已。朗摘之同志以仲百烈 (du Bellay) 爲最著，其人性質頗與近世詩人相類。其著作多敝己身之經驗，與英國詩人擺倫 (Byron) 頗相似，然不能與吾人以刺譏嘲笑之印象。彼之悲觀主義亦不與人

以難堪。惟善於滑稽，觀其敘述教皇被選之短詩，可知其能力之偉大。博學多聞，所製短詩頗多，足爲代表一時之傑作。

麻勒布繼朗摘及其七星同志會之遺志，專以改良法蘭西詩詞爲己任；然其所持，特與先輩相懸殊。前者代表文藝復興之茂盛精神，抒情詩歌，極爲豐富，而學問精神似趨於僞飾。麻氏目爲弱點，欲從而矯正之。其方法在剷除朗摘等散漫無紀任意假借之流弊，產生一種純潔確實之文字。故其所作雖不能十分表示熱烈之感情與奇幻之思想，然其態度之尊嚴，有非前人所能及者。麻氏文學在歷史上之價值，在其著作之影響，而不在其著作之數量。其短詩如「呈露易十三論那羅歇落反叛事書 (Address to Louis XIII on the Rebellion of La Rochelle) 之類，足見其用力之偉，修詞之妙。彼生而善於詞令，不幸爲抒情詩體所困，不能盡量發展其天才。然此風一開，法蘭西文學之革新的基礎既已鞏固，繼起之人遂能發揚而光大之。露易十四時代之詩豪，追崇麻氏爲其鼻祖，可見其影響之大矣。朗摘及其七星同志會所貢獻於法蘭西文學者，除尊嚴之文體及抒情之態度外，尚有現代詩詞之種種方式，如自由抒情式 (free lyric)，十四行式 (sonnet)，短詩式 (odes) 及

亞力山大韻等。麻氏一一整理之，保存之，以便後世之學者，其功亦可謂大矣。

過渡時代之康雷意及黃金時代之那先，皆爲一時詩豪；以其著作屬戲曲類，將於戲曲篇中詳論之。麻氏沒後二十餘年中，法蘭西文壇尙未感受何種影響。其時僞飾之潮流，洶湧澎湃，莫之能抗，後人戲稱之爲高雅派 (*Les Précieux*)。

高雅派橫行一時之後，赫赫之黃金時代出現焉。布哇羅雖不足稱爲當時大文豪之一，然亦有不可輕視者。彼之文學的批評，當日頗有勢力，惟其自身亦不善作。當此之時，法蘭西文學根基未固，又罹高雅派紛擾之後，布哇羅利用其天賦之眼光，勇敢之氣質及強健之腦力，爲法國文學謀根本的改良。數載之中，將其原則，發表於種種諷刺，滑稽之詩詞散文中。詩詞藝術 (*Art Poétique*) 一篇尤爲精彩。其所主張有三要件，卽自然，理性，真實，是也。三者爲黃金時代文學之特質，不特法蘭西文學特受影響，卽全歐文學亦大有裨益焉。惟布哇羅之教訓往往過於狹隘，律以今日文學之自由主義，則不免美中不足矣。

黃金時代之大詩豪，惟那芳騰。苟其人不幸生於中世紀之黑暗時代，必爲一貧困之和尙，或一

賢明之隱士，不然，則必爲一無賴之教徒。又不幸而生於今之世，則必逍遙遊蕩，往來巴黎咖啡店中，以度日，偶或高唱一二抒情詩，如是而已。惟露易十四之黃金時代，不特將此柔懦多慮之生物，養育於上等社會中，造成一代詩豪——蓋其爲詩人也，乃生而知之，非學而成者也——且練成一最精銳無倫之詩詞藝術家。那芳騰之寓言詩 (Les Fables) 法國文壇上常奉爲圭臬。那氏所作，恍若合人獸二性而成之一種生物。蓋自表面上觀之，無異乎獸類生涯，而自內部察之，則人類之智愚賢不肖，昭然可睹。此爲一種人性獸面之生物。苟人而忽能變獸，則與那氏所產，無絲毫之異。當日法文之不完善，爲那芳騰所稔知。然彼能合雅致與簡單二質，造成美麗流暢之詩詞，則其大成功處也。彼之所長在能擇取其前人之善者而從之。蓋自麻勒布得其尊嚴，哇丘 (Voltaire) 得其流暢。故寓言詩，譬猶一葦耳之珍珠，令人百玩不厭。生爲法人而不讀那芳騰之寓言詩者，猶民國紀元前之中國人不讀四書五經也。

十八世紀乃哲學散文之時期。人皆以社會狀況之改良，物質文明之增進爲任務。故詩詞一時失勢。惟主義紛紛之中，有一寂寥詩人在焉。此世紀末被火山掩覆之胖別意 (Pompeii) 忽於土中

發現，而同時德國之美術批評家潤克蒙（Winkelmann）及法國之文人布魯克（Bruck）鼓動研究希臘藝術及神話之熱忱。由是反對黃金時代之古典派應運而起。單疑爾生於此時，頗與此運動表同情。且其母爲希臘產，故對於希臘文之仰慕心，因之更甚。彼之悲歌頗含西利偉大時期中之溫柔秀麗，而其鄉曲則有 Theocritus 之簡潔鮮明。彼之著作或不免有當日飾詞欺僞之弊習，然其描寫鄉村生活之美景，又或惠風和暢之良辰，誠不愧一時傑作。雖然，此種短詩不過預備時期中之隨意產品耳。蓋其人抱有宏遠之志願，與當日愛慕自然之潮流有同感。讀其 Hermes 之斷章，足見其有代露克勒碩斯（Lucretius，古羅馬之詩豪）而與之志願。單疑爾之音韻學，極有研究韻腳之改良，頗告成功。不幸早夭，世喪良師焉。

十九世紀初葉，法蘭西詩詞，毫無起色。直至一八二〇年那馬廳之沉思詩集（Meditations）出現，法蘭西抒情詩歌之盛代遂由此而濫觴焉。此書一出，羣表歡迎。少壯法蘭西詩人遂於此時降生。其所爲詩，滿含近代理想派之朦朧的要求，及近代悲觀派之刺銳的沉悶。詞意懇切，理想高深，而其字句之豐饒，韻調之諧和，使其同類仰望如天神，常以爲可望不可即。那馬廳之詩，頗爲豐富，然其

精粹可以四種感想括之，卽愛情、憂悶、自然、及信仰而已。彼所唱之愛情，乃一純潔誠敬之愛情，於 A Elvire, Ibid, Le Lac, 各詩中可以見之。那馬廳之天性極其慈柔，時露岑寂疲倦之色，Mon coeur lassé de tout, même d'espérance,

N'ira. plus de ses vœux importuner le sort (Le Vallon)

Voilà mon âme est lasse

Du vide affreux qui la remplit.....

Pourquoi j'ai détourné la vue

De cette terre ingrate et nue,

Est j'ai dit à la fin. "Mon Dieu" 數節，足證其憂悶之深也。惟此種失望之憂悶，乃一時之現象。自然與信仰恆慰藉而鼓勵之。嘗曰 Mais la Nature est là qui t'invite et qui t'aide: Plonge-toi dans son sein qu'elle t'ouvre toujours. (La Vallon.) Tout est bien; tout est bon; tout est grand à sa place. (l'homme). Le Lac 乃那馬廳最著名之詩。彼曾借其所愛遊

玩此湖之濱。久別重遊，未免發生「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感。

許俄乃詩詞，散文，戲曲之特別人物，此篇中且勿詳論，俟論之於散文篇。永業亦有散文之貢獻，然其所作不若許俄之多，故略述論之於此。永業乃一嚴肅之藝術家，思想深遠，性情誠懇。彼之愁悶乃高潔精神的感想而非虛言僞飾之態度。彼之詩詞，亦極精善。在其 *Moïse*, *Colère de Samson*, *Maison de Berger*, *Mont des Olivées*, 及其他短篇中，置人於冷淡寡情之天然界而與以強健高尚之教訓。狼死詩末尾有云「忍受，死亦無言」(*souffrir, et meurs sans parler*)，足窺其沉悶哲學之一斑矣。永業之散文著作——*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亦不亞於詩詞。其文章之清爽及其意趣之深厚，誠有展讀再三之價值。

妙則之爲人與永業大異。輕浮戀色，備極放縱。其詩詞發於私欲之情感，*Le seul bien qui me reste de monde, est d'avoir quelque fois pleuré*, 其哀鳴之聲，柔弱雅致，亦異於永業；然其弱點，則在言過其實。雖然，真情發露之聲韻，亦恆有足動人者。數種抒情詩歌，更完美無瑕。*Fortunio* 之一歌，即足爲之爭取法文學中之最高地位。其四夜長詩 (*Nuit de Mai, Nuit de*

Decembro, Nuit d'Octobre, Nuit d'Avôit) 感情熱烈，幾疑仙境。然妙則之最大成功，仍在戲曲。Lorenzaccio 敘述歷史事實，久稱傑作。

那馬廳也，許俄也，永業也，妙則也，皆代表羅漫主義之詩豪。逮至哥提爾及 Parnassiens 之輩出，詩詞又改換面目矣。哥提爾乃詩韻之王。然其作品無深遠之意義。即其最有名之詩——Emaux et Camées——令人讀之，亦易於忘懷。所能記憶者惟斷片之音樂或一二美景之顏色而已。Parnassiens 派之詩人以立塞 (Leconte de Lisle)，布魯多蒙 (Sully Prud'homme)，爾勒抵亞 (Heredia) 爲最重要。此派注意節制，不自由發表情感，所作不富，然無一字一句之錯謬，取笑於人者。於此三人著作中，足窺見十九世紀下半葉最有價值之詩詞。此派之後又有一大詩人，即波多烈 (Baudelaire) 是也。彼以 Les Fleurs de Mal 之一詩博得詩豪盛名。其外觀與 Parnassiens 派，無甚懸殊。惟其材料則迥異。彼之趣旨在巴黎近代生活及驟然醒悟而大失望之近代的心境，一披露之於詩詞之中，近代詩人，具有如此能力者蓋亦鮮矣。

第三章 戲曲

戲曲之體裁，雖不出詩詞及散文之範圍之外，然於文學上獨創一格，人所共知。法蘭西正式戲曲之產生也，較遲。千六百三十六年康雷意之名著——Le Cid——出現以前，戲曲藝術之趨向有二。其一承繼中世紀宗教戲，神祕戲之遺業，至十七世紀初葉產生哈抵（Hardy）之粗野強幹而甚獲民意之戲曲。其他創自文藝復興時期，為一種合理而文之戲曲，酷似古西尼卡（Corneille）之體裁。康雷意兼擅二派之長，成一完美之戲曲。法蘭西戲曲之發展，Le Cid實先為其前驅。康氏天性本趨於羅漫派，其熱烈之精神，濃厚之興味，奇怪之嗜好，皆有以證明其非古典派。不幸生於古典派勢力之下，天才不獲其適當之發展，故其結果與其謂增進哈抵派強幹之藝術，無寧謂多添文學派之生氣。法蘭西天才之戲曲——那先之悲劇——實緣此而漸發達者也。康雷意為一天然辭令家。其言語之驚人，誠如大江橫流，洶湧澎湃，莫可抵禦。其詩之特點，不在其幻想的構造，或幽靜的態度，或巧妙的感想，而在其理智的刺激及精神的力量。故其所作悲劇中人物，並無何等奧妙之可言，不過

皎然呈露於理性之中以吸收讀者之視線至於緊握其靈魂而不令其他往。此等人物之表演愈進其慘酷之景象愈爲動人。蓋能用演繹法以闡明悲慘之由來。故推演每深一層，其景象愈逼似一步如火之燄，上騰而勿已也。康氏之傑作，皆足以表明不可克之私慾與其運命相爭。譬如在 *Le Cid* 中，愛情與運命相爭；在 *Polyeucte* 愛情與宗教相爭；在 *Les Horaces* 中愛國心與家庭感情相爭。「我」之一字，在戲曲中乃爲人性之主。嘗曰 *Je suis Maître de moi comme de l'Univers.* *Je le suis, je veux l'être Le Cid* 亦其傑作也，*Auguste* 之報仇心與惻隱心互相爭執，各不相下。通康雷意之作品觀之，其人物皆能表示一種勇敢，忍耐及自治之特性，白刃在前，亦莫之或懼也。

苟有詢英人者曰：「英國之最大戲曲家爲誰？」必答曰：「非特英國之最大戲曲家，卽世界之最大文豪，亦必同推沙士比亞。」苟其人以同樣之語詢諸法人者，則必曰：「法國之最大最完善之戲曲家爲那先。」沙士比亞之淵博，固爲世人所驚羨，然其天才之標識爲「包含」(comprehension)，而那先之天才則爲「集中」(concentration)。集中也者，非謂能創造各種奇特而複雜之藝術

品，乃在貢獻完全無瑕之著作。彼謂戲曲之作，應以極輕快之筆，描寫一危機時之動作，使與味饒而無繁言，詞意美而不複雜，一切渺不相關之事，屏除不錄，此所以有危機戲曲之名也。

自來文學家對於戲曲之三純 (Three Unities) 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究之三純之價值，乃相對的，非絕對的。苟有戲曲家欲創造沙士比亞之包含戲曲，則三純殆無關係；苟其目的在那先之集中戲曲，或危機戲曲，則三純之重要，莫可計量。蓋其危機果爲一真危機，則其事未可長久拖延而無終止，是以「時間之純」爲其所應遵守者也。苟其事必迅速經過，則戲中人物毫無暇晷，以遷移地點，是以「處所之純」亦爲其要素之一。又戲中人物苟一心一意，注在危機之上，則其心中不可有他事繁擾，故「動作之純」亦不可缺。那先之於三純常奉爲戲曲之科律，譬如 *Berénice* 一劇全副悲景於一客廳中經過；所經過之時間不過演劇之時間——約二小時半——至於動作則爲二人之愛情，及 *Titus* 之決計爲國而不顧其他也。全劇之意趣，連續不斷，而其情節之披露，發展及結束，無不極其簡單。那先之文字既極簡單，而其所受當日文學上之約束，亦極嚴厲。苟其欲高飛以示其才者，則必帶楷而起。蓋種種文學上之瑣細規則，毫不讓其自由行動也。人或曰：「於此簡單字句

之中，何奇之可獲，何美之可賞？然吾人苟沉沒字句之下以探之，則可見其容之深，其力之偉。夫以極淺近之字句，產生極宏銳之印象，非殊才莫屬也。Andromaque 乃那先極熱烈之寫景作品。Les Plaideurs 爲一機巧詼諧之喜劇。然其最著名之傑作——Phedre——至三十六歲時始出現，卽在世界文學中，亦居高位，對於情欲之研究，可謂盡善盡美者矣。其末年又有 Esther 及 Athalie 二劇之刊行，其才力仍不少衰。若而人者，誠不愧爲黃金時代之文學巨擘也。

苟有舍法人而問其他各國之人曰：「法國最有名之文人爲誰？」應之者必曰：「莫立耳。」莫立耳法蘭西文學之造詣，在世界上之地位不亞西班牙之塞羅汪特，意大利之端特，英格蘭之沙士比亞，其榮耀實超越民族之範圍，而散布全宇宙之中。在其巨才之容量中，彼不特包含其民族之美質，且能不顧地方言語習慣之畛域，收納全人類之心思。此固因其天才之宏偉，然亦因其趨向之特別也。就其實質方面言之，莫立耳之成功較那先誠難軒輊。那先之悲劇，既有積極的魄力，完善的藝術，豈不可與材料豐富，眼光遠大之莫立耳喜劇並駕齊驅以代表人類心境之極？雖然，那先之失敗，卽在其過於完善。故其所作爲純法蘭西文學，非法人則難於領悟。莫立耳之著作，常缺乏形式

之端嚴，又有語言曖昧，手續忽略之弊。其最美之作品，似亦不免草率而成。彼雖生於古典派興盛之際，而非古典派人物，亦非羅漫派之附和者。然莫立耳爲一真正之寫實家。彼知詼諧之喜劇，莫若尋諸人類社會之實際生活中，癡愚詐僞皆其材料，集而撰之，無殊創造，而其影響，異常遠大。今日歐洲之普通戲曲，其重要之性質，無不可溯源於莫立耳也。莫立耳視線之範圍，較其他法國文學家特爲狹隘。捉得一人之特性，卽切實發揮之，與吾人心神上以最劇烈之印象。其描寫人物之方法，務在剖解其心性，然後以一二奇巧之筆墨，將其人之全體靈魂赤露之於吾人之前。例如在 *Les Femmes Savantes* 中，諷刺博學女子，極其嚴酷，在 *Précieuses Ridicules* 形容當日豪華子所裝飾言語的態度，至今讀之，猶令人失笑。Le *Tartufe* 頗近悲劇，其結果雖爲喜樂，然其所經過印象殊爲愁苦。在 *Don Juan* 一篇，盡情披露宗教及道德上之疑點。Le *Misanthrope* 代表一種深銳失望之沉悶，所謂普通生命之悲劇是也。

人皆謂福祿特耳承繼那先之遺業。其實不然。苟有承繼之人，則其人必爲馬立禾。馬氏並非悲劇著作家，又非詩人。然其喜劇，不愧爲一靈敏之心理學家及純潔之藝術家。彼之喜劇頗似那先之

悲劇，惟有時不免輕浮而過幻想。因其心理的眼光之精明，故能觀察實際生活，與其幻想相結合，而留美滿的印象於人間。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 爲其最完善之著作。其描寫人心，極其微妙。羅漫主義復興時代之戲曲家有老仲馬，許俄，永業及妙則諸人，而其最洽人意盛行一時者，惟老仲馬。羅漫派之戲曲，多述歷史。較之他派，頗爲切實，且能自由發揮，不受規矩之束縛。老仲馬以多人之援助，創造此種戲曲。Henry III et Antony 爲出，其名譽大爲擴張。其所創造之戲曲式樣，亦遂永垂不朽矣。作品之多，不勝枚舉，Les Demoiselles de St. Cyr,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皆其表表者也。

第四章 散文

法蘭西詩詞與戲曲之有造於世界也，可謂豐富宏偉矣。然而法蘭西文學之特色，猶在散文，明潔嚴整，世鮮其偶。法蘭西民族富於創造力，聰明智慧，足稱人類之冠。近世人類文化之進步，精神物質方面咸有莫大之貢獻，而於思想方面尤獨甚焉。文字本為表示思想之工具，散文尤為利器。吾人研究法蘭西散文，對於法人思想之發達，亦當略有間接之領悟。法蘭西中世紀之散文，皆歷史記載之屬，無甚趣味，然因其在歷史上之價值，非略述之不可。當時散文家著名者有四人，其一為威羅哈都安，十三世紀初葉人也，著有 *Le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一書。此為法蘭西散文之嚆矢，敘述明了，秩序井然，不愧為法文之祖；雖不足稱為傑作，然其誠懇和藹之氣溢於書外，可徵古人天真爛漫之態度。其次則為桑威爾，所著 *Vie de St. Louis* 較有趣味，描寫聖露易信仰之虔誠，情感之尊嚴及其言語行動之合理，備極爽快而富於同情，其行文極其自然。英法百年戰爭之際，法人之

精力，頗極憊困，命且不保。况文學乎？然十四世紀之中有佛哇摘（Froissart）出，著 *Chronique*，述百年戰爭之經過，頗稱一時之盛。惟其名譽不在其為歷史家而在其為散文家也。蓋其文之流暢，世罕其匹。其次為康憫之記述。十五世紀之末，法蘭西民族經露易十一之慘澹經營，漸樹國基。康憫為其寵臣，記其英主之政績，至為詳贍。

文藝復興時代之散文家有二，一為辣波烈，一為蒙恬。辣波烈之著作為 *Gargantua, Pantagruel, Panturge* 等。初視之，頗類狂人戲謔，然細察之，則其人智力之偉大，思想之高超，極為顯著。文藝復興時代闊大之精神，淵博之學理，輝煌之樂觀，堅強之勇力，發明力之富，同情心之厚，無不一一顯露於其紙筆之中。生平最惡愚鈍，而攻擊教堂虛偽之教育，尤為激烈。惟科學與人道為其最高尚之理想。彼之心思，極為勇敢而且為破壞的。然以阻於當時之思潮，不克直申其旨，是以其著作常用曲喻談笑之法以出之。至於蒙恬之時，文藝復興之熱烈精神漸見消失。平心靜氣的批評尙焉。蒙恬研究人生問題，自最不關緊要之細故至於極難解決之事，無不包羅之。其為文爽快和美，富於比喻。所著 *Essai* 根本上的討論，不外二種問題：一表示對於生命哲學之懷疑，在議論紛紛之中常曰

「我何知」(Que sais-je?) 其他則專爲對於本身之敘述，舉凡自己之相貌，性質，健康，習慣，及其歷史，無不掬誠以告。蒙恬並非大哲學家，亦非藝術家，不過一溫厚篤實君子而已。

蒙恬沒後，高雅派盛行一時。至拍斯克之 *Letres Provinciales* 出現於巴黎書肆中，法蘭西散文始開其緒。桑威爾也，佛哇摘也，辣波烈也，蒙恬也，斌媚有餘，規律不足。高雅派稍知方式，而未知簡潔之緊要。拍斯克之文，極爲整飭，若麻勒布，康雷意之詩詞，以理性爲根據而未嘗失其節度。其審信文前部，異常活潑，若有攻擊惟假談諧。然其文由寬而嚴，由嚴而厲，終至笑容全滅，怒氣衝冠，不可嚮邇。拍斯克可稱世界最大藝術家之一。其天才非特限於藝術一途，卽其人格思想，無不特出乎衆。惟其所尊重者，不在乎人類之思想而在乎宗教的信仰而已。蓋彼以爲理性智識意志等，在宇宙中無足輕重，惟上帝則超越羣生，莫與比倫也。

黃金時代之散文，壯麗豐富，頗不亞於詩詞。如波秀耳者亦足爲一時之代表。惟吾所取乎波氏者，僅在方式之完善而已。至於其實質，則無甚意趣。蓋波秀耳之爲人，受時代之影響過深，不能與後人有同情之談論。其幽雅之音韻，祇能浸入吾人之耳而不能沁入吾人之心。彼之觀察宇宙也，祇限

其時之宇宙，過此則其視線不能及。其爲教師也，生死神威及人類之鏡花泡影爲講演之主題。其著作多屬宗教問題，如 *Méditations sur l'Évangile*, *Elevation sur les Mystères*, *Oraisons Funébres* 之類。

那魯史佛柯爲善創機警語之一人。其所著小書名爲 *Maxims*，含有五百左右之散句。每句鍛鍊極精，若明珠然。那氏一生之精力，卽粹於此。語句雖散斷無序，然皆顯一種同樣之精神——虛榮之虛榮，一切皆虛榮——自私自愛無味之虛榮，乃人類動作之根源。今舉其中一二句以表明之。

“*Le refus de la louange est un desir d'être loué deux fois*”. *On croit quelque fois haïr la flatterie, mais on ne hait que la manière de flatter.*”

在那布魯意耳之 *Caractères* 一書中，吾人遇見較富之藝術，較廣之眼光。其語句雖仍機警，然聲調則較爲複雜。其描寫當日有名人物，更饒興趣。惟其所描寫者不在普通人類之心理而在少數特殊人類之性質。其書敍露易十四之宮庭生活，嚴加批斥。其批語較之那魯史佛柯者尤爲足信。雖然，那布魯意耳非社會改造家，僅一批評家耳。彼能用銳利嚴厲之筆墨，表示當日法國農民之苦。

狀。然未嘗計及改造之方。其對人生一節極有趣味，今錄之以徵其人之智力。Il n'y a pour l'homme que trois événements: Naître et mourir; il ne se sent pas naître, il souffre à mourir et il oublie de vivre.

千七百二十一年孟德斯鳩之 *Lettre Persanes* 出現於世。此書假託波斯遊歷家，致其家書，歷述法國當日之政治，宗教，社會而加以批評，並附以個人改造社會之意見。書雖含蘊極深，然以其聲調之輕爽，字句之明瞭，頗不難於研究。所有古典派嚴格的拘束，悉予屏棄。誠不愧為近世有名之小說。然孟氏永垂不朽之著作仍在法意 (*L'Esprit des Loix*) 一書。此書在政治史的價值，人人知之。今以其與文學無關，故不多贅。一言蔽之，孟氏之特點在乎愛自由，除迷信，不尚偏見，敘事雅潔是已。

聖西門壯年之時，大活動於露易十四之宮中。年老歸隱，乃專致力於 *Memoires* 之撰作。夫以一人之心思才力，專注於其公爵之地位與貴族之生活，當無何等價值之可言。然而聖西門以性質之奇特與觀察之周密，遂使其書成為千古之傑作。且其所記載之事件，描寫之人物，皆有歷史上之

價值。雖其批評之能力，遠遜於那布魯意耳，然其人物之寫真，則遠過之。其行文亦甚流暢，不爲文法所拘，不爲尊嚴所束，致稍有散漫無紀之觀，斯亦散文中之特別現象也。

聖西門之後，社會改造之哲學家起焉。彼等之原理，勢力及其成就，概論篇略爲論及，茲不再贅。其中最著名者爲雷德羅 (Diderot)。胸襟闊大，思想精銳，遠出於同儕之上。哲學辭典之成功，所賴於雷德羅之力者爲多。在此巨帙之外，尚有餘晷以成種種之戲曲，短文及美術之批評文。其中名著亦不少。Le Nevet de Rameau 一書，以明潔強健之筆，發揮雷氏之才力。元氣之壯，世未有能超其上者也。其爲人也，仁愛堅忍，不辭勞苦，與人同憂樂，使讀者不得不油然而發生愛敬之心。法蘭西大革命，誠爲此輩哲學家努力之結果。然其成功，非其單獨活動所能致，福祿特耳助力有不可沒者也。

福祿特耳之爲人頗爲奇特。觀其形容枯槁，面目猶惡，幾疑有日夕就木之狀。乃不料其精力之富強，世罕其倫。活動工作，一生未嘗少息。其性情亦呈同樣之反比例：最自私又最公平；最貪暴；又最慷慨；最鄙吝，最陰險，而同時又爲一最慷慨誠懇之友人。出身之初，以一二詩曲得名。後以政治關係寄居英倫三四年，著 Lettre Philosophique 一書，備言英倫社會之生活。由是福氏之學問漸有系

統。惟福氏最成功之時，乃在六十至七十之暮年。自英倫旋里之後，數十載中，著作頗少，不過一二戲曲而已。後以其情人 Madame Chatelet 逝世，大肆其活動。德皇弗烈得力第一聞而聘之。使居波寺坦宮中，有所詢。不二年，志願不合，去而隱居於基內亞湖畔。數年，又移居 Chateau de Fernay，專事著述。福祿特耳之名垂不朽，實基於此。彼多攻擊當日社會之組織，而其所最痛心疾首者爲宗教。彼以爲人類進化之最大阻力，莫如宗教之信仰。欲令人智自由發展，非先排除宗教不可。 Essai sur les Moeurs 一書，乃數年研究之結果。雖極富於趣味，然過於深奧，不易普及平民。福氏乃思用較爲直接迅速之手段，以行其志。由是巴黎書肆中，常發見五花八門之匿名小冊，聳動一時之讀者。 Le dîner du comte Boullain villiers, Frère Rigolet et l'Empereur de la Chin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Candide 乃其最著名之作。福氏雖無宗教感情，然人類之幸福卽其所崇信之宗教也。

十八世紀之末，法蘭西之文學家，可謂多矣。雷德羅，福祿特耳之後，又有盧梭。盧梭之特異於人者，在其思想之創造力。雷德羅，福祿特耳及諸哲學家之運動，自彼觀之，誠無意義。彼以爲一切事情，

皆須從新再造。人類之痛苦，皆文化之結果。最完善無瑕之人，是爲太初民族。彼等思想之簡單樸質，出自天然，羣居生活，各不相競，是爲理想的社會組織。吾人今雖不能達完善之境地，然亦努力以求之。因此之故，吾人非特不應鼓勵文化，反當求所以歸真反璞之道。盧梭尊重個人權利，至於厭棄現世而懷想往古。惟其所持主義，未能盡情披露於其著作中。今謂民約論 (*Contrat Social*) 爲一種不合邏輯之著作，其 *Nouvelle Heloise* 爲一種傲慢無紀之論文，嚴斥其爲人與其主義之相反，均無不可。然而盧梭學說之勢力，既牢不可破，十九世紀之政治社會大革命，率由此而成，固不可輕易判之也。至於以自然表示情感，令實際生活之真情獲其自然之申訴，則其裨益於文學，亦非淺鮮矣。

羅漫主義之精神，久已隱約現於雷德羅及盧梭之著作中。惟其完全之表示，則在沙駝不偉安之散文。沙氏乃一完全之修詞學者。不特其文字流暢，音韻鏗鏘，純露演說家之態度，卽其思想眼光，情感態度，皆有足多者。沙氏著作之三大題目爲宗教，自然與「我」。其對於耶教之觀念，與十八世紀之先輩比較之，實成反比例。批評，分析之精神，完全消滅，而以一種神祕，詩意，幻想之態度代之。惟

沙氏之宗教信仰，是否確較福祿特耳爲更誠，尙屬疑問。蓋其修詞之精神恆有以隱蔽其本真也。其對於自然之敬愛，亦呈同樣之外觀。描寫天然景致，可謂光彩奪目，然不如盧梭之誠樸足信。其論「我」亦然，雄毅高尚，沉悶多情，男子讀之，無不羨慕，女子讀之，無不愛戀，有盧梭之虛榮而無盧梭之誠懇。惟自有沙氏之作而羅漫派漸入全盛時代矣。

許俄掌法蘭西文學之霸權，幾及一世。紀謂爲詩人可也，謂爲散文家亦無不可也。其兩種著作，皆極豐富。最著之詩有 *Les Feuilles d'Automne*, *Les Rayons et les Ombres*, *Les Contemplations*, *Le Legends des Siseles*, *Les Chatiments* 等。最著名之散文有 *Notre Dames de Paris*, *Misérables*, *quatre-vingt Treize*, 等。至於戲曲及其他著作，未可枚舉。要之許俄者文學之巨擘而羅漫派之首魁也。雖然，有天賦之才而無天賦之識，致其著作減損色彩不少。

許俄之著 *Les Misérables* 也，意在供世人以近世生活之寫真。惟其功業不遂，不得不讓巴羅則克獨擅其美。巴氏五十餘部人生活劇 (*La Comédie Humaine*) 誠爲空前之著作，凡父母兄弟，夫婦，朋友之關係以及當日之社會政治狀況，無不包含殆盡。惟其戀愛之觀察，雖有時極其銳

利，而於最高理想之戀愛，未能有所表現，至於金錢的狀況及其關係，彼恆盡情盡致描寫之。就巴氏之文體以觀之，則屬於浪漫派；就其材料以觀之，則爲寫實家。彼之忍耐勤勞而富有天才，乃其大功之根據。惟因缺乏批評的見識，幻想與真實之觀念堆集於其腦中，不暇選擇，妍媸良窳，紛然雜陳，乃其缺點也。

巴氏沒後，文學之傾向，偏於批評。有致力於歷史批評者，然最大散文家，則專事小說。佛樂貝之善於寫實，及其巧敏之觀察力，頗與巴氏相似。然其沉靜謹慎之態度，則大異之。彼之批評的見識，遠過儕輩。對於彼之著作之批評，異常嚴厲。時或耗費一日光陰於一句之修飾，而此句或終消除於未付印之前。因此，其著作一書也，極遲緩而其作品不多。最有名者爲 *Madame Bovary*，耗費六載之光陰，其辭典 *Bouvard et Pécuchet* 不下十三載之久云。

佛氏最顯明之特質，是爲精確，惟缺乏溫情，令人讀之殊覺不安。彼之著述原則，謂藝術應有完全獨立之性，作者私見，不應參入書中之人物。彼雖恆欲實行此原則，無如心有鄙視常人之情，主觀之見，終不能免。佛氏沒後，莫柏森繼其餘業。惟其態度較爲安閒，其文體較爲清徹，而其範圍亦小耳。

參考書

1. Histoire Illustré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 Abry, C. Audic, P. Crouset.
2. Oxford Book of French Verse (Chosen and Edited by St. John Lucas).
3. French Literature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4. French Prose from Calvin to Anatole France (Ritchie & More) (J. M. Dent & Sons).
5. La France, G. Guibilton (J. M. Dent & Sons).
6. A Short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by Sainsbury).
7. French Classical Drama (by Ebanor E. Joudain).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西蘭法
著英昌袁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TERATURE IN FRANCE
By
YUAN CHANG Y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042800



Z121.6

